

俞平伯致柳亚子书札十通考释

李 军

俞平伯(1900-1990)是近现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其一生著述于1997年由俞润民、孙玉蓉等编订成十卷本的《俞平伯全集》,卷帙浩繁,蔚为壮观。2001年,孙玉蓉编纂的《俞平伯年谱》(下文简称《年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网罗有关俞氏的各种史料,堪称其生平、著述研究的集成之作。而此后十年间,俞平伯的书信、诗笺等,陆续出现在南北拍卖市场上,但大多为零碎的应酬之作,难成系统。最近在整理馆藏过程中,检得柳亚子夫人所捐存的《俞平伯诗简》一册,为1949年柳氏入京后,俞氏与之往来唱和的诗稿、书信,内容为《全集》所未收,相关事迹《年谱》亦语焉不详,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诗简反映了俞平伯思想、诗风的转变,故有必要略作介绍。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弃疾,字亚子,后以字行。江苏吴江人。宣统元年(1909),曾与陈去病、高旭、姚石子等创立南社,主持社务多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柳亚子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流亡重庆、桂林、香港等地。1949年2月,由香港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著有《磨剑室诗词集》、《柳亚子家书》等。

苏州博物馆藏俞平伯诗简为册页装,封面由柳亚子题“平伯先生诗简(有附),亚子珍藏”,共计十八开,其中诗计四题九开,书信十通九开,最后附有信封一个,题“本市北长街八十九号柳亚子先生大启,老君堂俞寄”。据柳亚子《北行日记》^①载,1949年2月26日,他与叶圣陶等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船北上晋京,3月初抵京后,入住六国饭店,4月25日移居颐和园益寿堂。同年11月之后,又回城中北京饭店居住,至1950年9月11日定居北长街八十九号。据本文考证,此册所收诗简的时间始于1949年3月28日,终于次年11月22日。兹依原册次第(原册大抵依时次装订)考释如下。

一夜西风吹薏粟,千夫筑垒防城急。圆月凄凉照客愁,炮声隐地传宵袭。

^①《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2-394页。

长安八载沉倭虏，颺望升平朝复暮。惨胜羞颜说受降，春醪麦饭徒延伫。九州聚铁终成错，四海难酬独夫怒。沾依裙带尽华轩，跋扈豪强当要路。骊烽买笑灭宗周，汉燕唐环色惭沮。倘乘迁固再来时，下笔应难迷处所。遂教雄杰起平民，三载鏖兵胜负分。陈合辽西歼铁骑，劲风扫叶堕燕云。战火弛张几明灭，茫茫巨浸危礁没。从兹陆海无梯航，空羨蹶虚来往捷。居庸晴翠颺烟螺，咫尺天涯闻潞河。平安两地音书绝，津卫朝来事若何。独留朔野此金汤，兀立烟云老态苍。洛下园林深蔓草，咸京街市易稠桑。难求铃索西清署，不见瞻云就日坊。何处闲庭宜牧马，几家编户隐戎装。郊禋坛树摧残甚，宝月楼高堆土囊。腰金倚玉南飞客，争驱油碧新机场。敝庐壕堑逼墙根，虎旅严更小院屯。呵问谁来兵款户，山妻灭烛按惊魂。羽急军符飘万瓦，流离道路何为者。五家新例共燃灯，催丁保甲乘阑夜。漆城此后真荡荡，强敌攀缘不能上。万民流涕吁和平，四野欢腾呼解放。矛头浙米计何差，嘿坐朝昏惟悒悒。终见降幡出古城，城南思妇望休兵。鲸鲵若遣归其壑，狐鼠应知失所凭。浹辰错暮攻较缓，池鱼笼鸟心仍乱。火弹星奔风阙寒，夷车电走龙楼岸。阙下称兵此几迁，春明花月似非前。红鹦掉羽深宫冷，菊部飘零紫玉烟。舞更郎当怜汝老，竿摇傀儡甚余颠。蟬埃书卷将何用，博利微生盈市廛。厌耳鸛鹤聒白日，凝眸鸡犬上青天。相逢土鼠黄牛岁，是否银河洗甲年。旧腊街头喧爆竹，军徒儿戏鸣枪逐。辟历砰磅总此声，寂寥无与年时促。娇孙松眼眷华灯，坐看朧明驰岁烛。夜静知能鹤梦安，春迟稍喜残冬燠。玉河待泮慎嬉冰，弹指秣芬堪纵目。阅尽千秋是废兴，汉家冠佩怨胡尘。中山万骑由东道，闻入元都齐化门。金陵几日销王气，龙蟠虎踞终何济。秦淮一片蒋山青，台城藤蔓荒烟里。或为猿鹤或虫沙，一姓衰荣何叹嗟。解道江南佳丽句，奈何生在帝王家。閻罗补处韩擒虎，不赦承恩张丽华。鹿台珠玉钜桥粟，东作西成开阡沃。折戟沉沙未耙新，烽消绿野归田凤。令顺民心易可从，网漏吞舟慎毋舛。不须效尤搏鼯兔，多树清阴延鸞鷟。春暖桃林好放牛，秋霜野马漫枫谷。徒持揽辔澄清怀，终叹横流露车宿。东瞻岛雾连海氛，南去家山黯烟曛。风利千艘出大江，江乡湖墅乱纷纷。越女含颦翠黛妆，吴娃憔悴减风流。五羊城畔新开府，豪门尽室而南游。干戈相寻日未已，谁念民劳汔小休。成败何常抑天意，蛮烟蜚雨狂澜起。不劳花管写芜城，无端妖梦留残吃。杞妇情深行路哀，周嫠忧切忘其纬。若教良烬活秦坑，密字奇文招万鬼。昔读韦郎秦妇词，词中哀感系人思。如何霜鬓流年速，十载非遥两见之。一夕卢沟飞战炬，名都轻委如毛羽。闻乐徒增异国悲，括囊犹为南冠惧。此时奔赴亦何从，却望西山云万重。老友鱼书濒续绝，衰亲虾菜俭无丰。岂唯苦乐皆陈迹，若论心情今异昔。温饱怀居昔久非，艰难生理今尤亟。谁知樗栎天诚怜，陷虏僉生再瓦全。福地漫传君不见，岩墙小立诤为贤。黍律吹春海西曲，絃丝脆管迷官角。无何区夏尽葵倾，天牖其衷开创局。

砥柱回澜客未能，云从草偃君何速。一霄酥雨十番风，猩红已换霜前绿。故人中岁卧蒿莱，不及明时际遇开。谓亡友朱佩弦兄。步骑徐行驰道直，军装茶火万民哈。嗒然抱影凝情子，三径真成掩碧苔。月冷枯槐更炳烛，风摇秀麦事堪哀。运会乘除有迁变，物华凄暖人馀恋。抖擞精神白屋乌，徘徊身世朱门燕。燕垒尘空映落晖，兴亡宁必泪沾衣。南枝憔悴北枝冷，去日蹉跎来日稀。从此人间事事新，春在堂句。敢将闲语漫相论。红楼无恙弦歌地，紫陌今为行路人。连朝泥饮沽村酒，垂发儿扶颁白叟。笑耍秧歌逐队来，胡为抱独吟肩瘦。吟身小立玉阑桥，金碧楼台院画描。素霰微零春又雪，晴妍光景抑何遥。共谁留命桑田晚，能见天元甲子高。

己丑岁上元北平写讫。

亚子先生今春北来，以稿就正，猥蒙过奖，不胜惭汗。更蒙赐教数端，俾得遵改，又何幸也。惟成诗戊己之际，于来日事犹为臆想，终篇伊郁，似非雅奏，心情若是，又深愧之。兹仍录奉吟席，无凭谰语，聊博方家笑粲云尔。后学俞平伯拜稿，时同客燕山。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人民解放军始渡江之日。

后附书札云：

亚子先生尊鉴：

日前重接光仪，至为欣慰。圣陶兄转到尊评拙句并赐斧正，雅意拳拳，感激无量。惟奖假之言，未免过爱，非陋质所堪。盥诵之余，感悚交集，如何如何。于梅村歌诗，亦步亦趋，敢言掩迹耶。长庆、浣花风流遥远，夙昔心仪之。若夫杜老，信乎百世之师也。然窃有所感，略陈诸左右，乞正其是否。前贤之作，信不可及矣，然空怀过去之光荣，亦觉无聊，且古人处境实狭于吾人，其所谓治乱兴亡，革故鼎新，皆不过一姓之衰荣，一朝之起伏也。古歌有云“菁华已竭，褰裳去之”，以此言之，欲承接古代之文明，当然有别择，即所谓批判莫如创建，不能创建，则失其为真的民族精神也。然此事大哉，谈何容易。文字语言，特其最微末之一端而已，千头万绪矣。平昔歌咏，皆候鸟鸣蛰，无裨家国，冗长之《遥夜闺思引》其尤甚者也。圣兄案头亦有此书，殆已尘尊晚耶。惭愧惭愧。《寒夕凤城行》乃围城遣愁之作，略说近事，终不痛快熨贴，且思路亦不必正确，惟意固至诚，览者其亮之乎。前曾有律句云“冰雪为春忧”，本篇杞妇周嫠之喻，亦斯意耳。此诗后半之不甚“明朗化”，其故在此。书生习气，不易除去，敢劳吟虑，何幸如之。惟诗之构成，原系整体，在字句间得到补救甚难，如巨厦已成，欲移动必须大部拆造也。尝戏语人云，他日当写一《春到凤城行》，为今篇之续，此愿何日偿耶。若变雅歌而恒声作，垂老犹及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尊改关于音调者，自属斫轮老手，诵之谐适多矣。平对于七言歌行尚系初学，音调方面，更无自信。有疑问处，每参考梅村诗，如本篇之“倚玉腰金”、“几日金陵”、“泥饮连朝”等处皆然。暇时尚待编检，遵用改本，成否尚不敢言。感佩之怀，始终

如一,永拜嘉惠之于勿谗也。率布胸臆,容当面谢。字迹草草,并乞恕之。敬请道安,惟荃照不一。

后学俞平伯顿首。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八日。

北平朝内老君堂七十九号。

按,俞平伯作为新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其早年致力白话新诗的创作,曾先后编成《冬夜》、《雪朝》、《西还》、《忆》等集,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年以后,深受家学影响的俞平伯回归到旧体诗词的创作中去,所作诗词陆续编有《遥夜闺思引》、《寒涧诗草》、《零篇诗草》、《古槐书屋词》等集,可惜大多未能及时印行,晚年所编旧体诗集《古槐书屋诗》稿本在文革中被烧毁。文革结束后,孙玉蓉曾协助俞氏重编旧体诗词集,结果发现七言长诗《寒夕凤城行》原稿、抄稿均已寻觅不得,这令俞平伯深感遗憾,而《全集》中仅收录俞氏回忆所得的114行诗^①,约占全诗的五分之三。直到2010年,俞平伯书赠丁易的《寒夕凤城行》全稿才被发现,由陆永品标点整理,发表于2010年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同年7月22日,孙玉蓉就《寒夕凤城行》的内容和价值作详细介绍,认为“《寒夕凤城行》是俞平伯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创作的一篇重要作品”^②。柳藏本之发现,使得丁易本不再是孤本,两者之间也存在若干差异,如丁本“燕垒香残各自飞,飞花都上水田衣”一句,柳本作“燕垒空映落晖,兴亡宁必泪沾衣”,“故人中岁卧蒿莱,不及明时际遇开”句后柳本多俞氏自注“谓亡友朱佩弦兄”,“从此人间事事新”柳本多自注“春在堂句”四字,柳本末署“己丑岁上元北平写讫”,诗后附记,也与丁氏之寥寥数语不同。通过对比柳、丁两家所藏,不难发现,柳本更为工整。

1949年,俞平伯完成《寒夕凤城行》之后,曾抄录数份,分示费青、叶圣陶、郑振铎等好友。当时,柳亚子也曾见到《寒夕凤城行》诗稿,并有所品评,俞平伯据其意见修改后,再次工楷手录一份,赠予柳亚子。柳氏则以俞氏改定重写本替换原稿,与书札合装入《俞平伯诗简》册。因此长诗虽装裱在前,但实际抄录时间反晚于书札。丁易藏本后署的日期是1949年4月1日,柳氏本无疑较之晚二十天,更为可贵的是,《诗简》所收《寒夕凤城行》之后有同年3月28日俞平伯致柳亚子第一封书信。从信中可知,在此之前,俞平伯就已与柳亚子会过面。据柳亚子《北行日记》所记,1949年4月6日柳氏“赴华北文艺界协会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谈话会,五时聚餐,与陈学昭女士第一次见面并坐。同席者圣陶、平伯、云彬、卞之琳、臧克家,共七人”^③,从称呼上看,柳亚子和俞平伯十分熟悉。从内容看,俞平伯自言旧体诗的创作,上追中晚唐元、白、韦

①《俞平伯全集》第一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50-452页。

②孙玉蓉:《传承文化 见证友谊——谈俞平伯的长诗〈寒夕凤城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2日第17版。

③《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349页。

庄诸家之歌行体，近则取法清初诗人吴伟业（梅村），且明说“有疑问处，每参考梅村诗”，无疑为后人研究俞氏旧体诗创作指明了方向。信中涉及长诗计有《遥夜闺思引》、《寒夕凤城行》、《春到凤城行》，前两首已完稿，后一首则始终未见。从时间上看，第一首作于解放前，第二首作于解放前夕，第三首旨在描写解放后的情景，据此推测三者的主题似是由悲观到乐观，而《寒夕凤城行》正处于转折期，略显“伊郁”，故俞平伯有续作《春到凤城行》加以弥补之意。但目前没看到《春到凤城行》的全文或片段，故怀疑此诗最终并未完篇。结合此信所述和《寒夕凤城行》及其附注，不难看出俞平伯在政权更迭之际，力求趋新而去旧时，内心曾出现的挣扎，这无疑影响了他此后诗歌创作的风格。

二

戊子十二月北平围城中作二律，其一为初四日，其又一为廿三日作
风举寒威健，如弓月又西。安危今莫问，去住昔皆迷。炮殷闻初寐，军
巡杂幼啼。时寓内驻军，入夜巡徼不绝，成女携两外孙适自粤来，路阻未归。愁颜亦
相慰，摇烛定中凄。

曙色徐徐至，惨澹脉脉留。衰慵如酒困，冰雪为春忧。旧腊年将改，新
烽月再周。东关今荡析，蒿目尽边愁。朝阳门外大拆民房，修筑碉堡。闻九城关厢
共毁房万六千间云。

卅八年二月二十日北京饭店晚宴后赋

百尺朱楼钿毂尘，欧风濡染最时新。今朝盛设中华味，短褐戎衣作主
人。

演说佳时拍手搞，洋洋军乐凯声豪。观光上国来南使，大振民心显北
朝。

此后艰难未可知，新邦五载岂云迟。国修工艺需群力，野劝农耕得土
宜。

鸡豚繁滋蔬菜绿，奢侈屏迹舶来稀。百年大计兴文教，炳烛馀光学习
时。

亚翁吟坛命录近所作诗，即写奉正谬。卅八年四月，后学俞平伯拜稿。
诗后附书札云：

亚子先生有道：

昨得圣陶兄来书，借谗前呈诗已荷吟赏，且为指出颌联之“豚”、
“侈”二字平仄俱失黏，实系当时信口，读音未检，非有意拗折也。仓卒写
奉，乃蒙进而教之，惭感何如。自兹拟易为“鸡鹜繁滋蔬菜绿，豪奢敛迹舶
来稀”，惟鸡豚、奢侈均系俗语，改本稍欠自然耳。原写本既尘吟几，自不便
追改，亦何敢自讳其失，且留此墨痕，亦一段文字因缘也。质直妄对，幸亮
察之。北行舟中诸公唱和之什，均已得浣诵，钦佩钦佩，俟他日晤教不
一，匆上，敬候著安。

后学俞平伯拜启。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此书待邮，奉手教，敬悉明日社围盛会，荷宠邀，自当移侍，并以得拜识南社诸君子为幸也。平又及。

按，俞平伯与柳亚子就《寒夕凤城行》长诗进行商讨之后，两人除了不时聚会面谈外，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同年4月，俞平伯又抄录“近作”五首寄示柳亚子。由于从1948年12月14日起，俞平伯开始重新记日记，两首五律均见于日记，《年谱》据以录入^①。而后面三首七绝，《年谱》虽涉及其事，却并未抄录原诗，可据此补入。

诗作之后，是俞平伯致柳亚子的第二通信，从内容来看，柳亚子对“此后艰难未可知”一诗中用字有所商榷，俞平伯对此颇为认可，于是加以修改。当时柳亚子也曾将南社诸家北上途中唱和诗册寄示俞氏，可见两人之志趣相投。又据信中知，柳亚子邀请俞平伯于1949年4月16日参加诗社雅集，此事《年谱》失载，亦可据以增补。

三

亚子先生左右：

日昨圣陶兄携来尊示各端，欣荷无既。拙诗已清缮，即托圣兄面呈吟几。有些不及遵改，审酌请俟他日。兹谨约略条对于左方：（一）“下笔”句无典故，“应难”下可略逗。（二）“漆城”句原典如此，平仄微拗，只可听之。（三）“浹辰”句所以须倒置者，因其上文“终见降幡”下文“阙下称兵”、“旧腊街头”俱以仄仄平平起，若如原作“寂历浹辰”，未免有重复单调之病。至改本格式，按吴梅村《永和宫词》曰：“谁云樊嫪能辞令，欲得昭仪喜怒难。绿绋小字书成印，琼函自署充华进。”其平仄换韵正与此合。（四）“旧腊街头”句、（八）“一夕卢沟”句虽换，字面未移平仄，已暗合尊旨矣，自无问题。（五）用“补处”者，正贴合擒虎下江南原典，盖其时犹未补阎罗实缺也。“一生补处”借用佛典语，如释迦为神佛，弥勒为补处，是“阎罗补处”试译作白话，即候补阎罗王也。初稿作阎罗天子，至其他各点，或鄙见略殊尊旨，或缘牵涉全篇，不便径改，质直奉答，尚祈亮察，勿罪是幸。跋语中亦已稍稍点明矣。专复布谢，敬候著安。

后学俞平伯顿首。四月廿三日。

按，俞平伯致柳亚子的第三通信，写于1949年4月23日，即寄出《寒夕凤城行》两天之后，主要针对柳氏提出问题，逐一加以回答。从中可见柳亚子对《寒夕凤城行》中字句的意见与疑问，以上各条俞平伯均未改动，而是一一加以解释。柳亚子收到此信后，向俞氏索取长诗的底稿，也就有了俞平伯第四封回信。

^① 孙玉蓉：《俞平伯年谱》，第252页。

四

亚子先生有道：

宠赐佳章，浣诵无斁，奖饰有加，诚惭愧耳。属校课冗琐，诗肠枯窘，奉答之篇，容迟日为之。顷由圣兄转来手教，雅意拳拳可感。惟命缴呈之《寒夕凤城行》底稿两种已均被平涂抹挖改，在他处流通。盖是诗篇幅颇长，而关及时事，颇有索阅者。敝处亦别无底稿，不得已将旧稿改正后付之。方命之讐，尚乞恕之，幸甚幸甚。此诗承尊前细阅，俾臻完善，拜嘉惠多矣。承邀陪圣兄等作郊园之游，如适有暇，自当趋侍，总布，敬颂双安。

后学俞平伯顿首。四月廿八日北平。

按，从信中可见，当时《寒夕凤城行》底稿有两种，在俞氏友人间传阅，此诗抄录副本明显不止一份。而文革中《古槐书屋诗》稿本被烧毁，此后数十年里，俞平伯与孙玉蓉曾多方寻觅，皆不可得。究其原因，从俞平伯对《寒夕凤城行》自评来看，当时存于友人处的诗稿，很可能因为其思想内容与时势有相抵牾之处，故在动乱中各处存稿不约而同地被毁。而柳亚子所存一份，由于文革前就已捐公，才得以完好保存。

至于信中俞平伯提到“宠赐佳章”一语，是针对柳亚子寄示《四月二十四日卓午许昂若揆若昆季招饮弘通观同席者李任潮朱蕴山王泽民俞平伯以下计三十余人赋此为谢》^①而发，柳氏两诗中，前者记许氏兄弟，后者记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其中有“元白以还无抗手，钱吴应许见精魂”之句，可谓与俞平伯自述诗学渊源完全吻合。此后不久，俞平伯即次韵答柳氏，即《诗简》中最后一页诗笺。

五

承赐律句次韵奉和即希亚子先生吟坛正之

三十八年五月一日平伯呈稿

如雪丁香结蕊繁，喜同卮酒话渊源。东城偶集簪裾秀，南社曾瞻齿德尊。薄海生民频祝捷，过江残虏漫招魂。经纶雷雨将初夏，何日郊园得访君。

按，从俞平伯所作诗用韵来看，繁、源、尊、魂、君等字，与柳氏原唱完全相同，“次韵奉和”之说，毋庸置疑。次日，柳亚子又作《叠韵和平伯先生兼呈长环夫人五月二日作》，诗中有“衣钵章吴同革命，漫拟曲笔谢俞君”^②一句。由俞平伯致柳亚子第六通信可知，柳亚子同时曾询问许氏兄弟姊妹排行、姓名，并涉及俞曲园、章太炎、吴承仕三代之事。

^①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诗集》第八辑，第1566页。

^②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诗集》第八辑，第1583页。

六

亚子先生赐鉴：

前者寄呈拙作次韵之篇，计彻吟席。顷由圣兄转来叠韵惠赠之篇，浣诵欣荷之至。先曾祖与太炎先生之离合始末，诚有如来诗跋语所云。盖太炎晚年犹惓惓师门，于行文时仍称先师云。自吾曾祖三传而至检斋先生，于政治意识之前进上真有积薪居上之感，盖已时命使之然耳。知圣兄将有天津之行，奉谒郊园，尚须时日，转来垂询各节，分答如左：（一）宝驯即内子之名。（二）季珣即许四妹，名宝驯，字季珣。（三）胡静娟是平之姨表妹，其居名漱碧馆。（四）暴春霆与彩华无特别关系，不过他曾去影印他祖父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平遂请其代办印行《闺思引》耳。此人系一武官，但颇乐与文士游，好以其祖暴方子之《送米图》到处倩人题咏，于今北平四方冠带如云，正其一大好机会，但久不见他来亦不知其住地，不省其故，或系被往他处训练欤？因伊本在傅作义部服务也。如他来，或知其消息，自必以尊意转达。久旱得雨，想山翠湖绿间必多佳致，惟住城中者无缘领略耳。校课不多，而仍牵冗俗，亦少暇晷。率复，敬敏双安。

后学俞平伯顿首。五月十二日。

承询杭县许氏昆季名字行次列如左：

许宝驯 长环，又字莹环

许宝驹 昂若

许宝驊 仲璇，又字芳泉

许宝骐 玉娴

许宝驯 季珣

许宝驊 揆若

许宝驊 闲若

兄弟三人，姊妹四人。

按，柳亚子在《叠韵和平伯先生兼呈长环夫人五月二日作》一诗自注中言及，好友宋云彬曾谓章太炎作《谢本师》一文，是为避免老师因其倡导革命而株连受祸，实为保护业师之举，并非真对师门有所不满^①。对此，俞平伯在信中也加以首肯，无疑是宋云彬说法的有力证明，也是章太炎作《谢本师》一文真实意图的最佳旁证。另据《俞平伯年谱》所载，1949年5月俞氏以自写第六本《闺思引》为底本，由北平彩华印刷局影印再版，信中“彩华”即指印刷局。信中涉及印行《林屋山民送米图》的暴春霆（1906-1992）时，称《遥夜闺思引》由暴氏代印，为《年谱》所未及，足备一时掌故。而俞氏所开列的许氏兄妹姓名字号，亦为其外家可贵之资料。

^①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诗集》第八辑，第1583页。

七

亚子先生左右：

日前奉手教诗篇，欣承一是。鲁、吴二君，诚余杭门下龙象，如惠赐诗篇所云。黄季刚师晚节虽蹉跎，终胜申叔甚多，至前书之“三传”，确是“再传”之讹。承指误，并感。前谈之暴春霆君，顷已知其确息，乃奉调至石家庄受训，来示恐尚须时日也。圣兄去津后，尚无消息，如下星期日有暇，当随之同往，一敏高斋也。手复，敬颂道安。

后学俞平伯顿首。五月十六日。

按，此信作于第六通发出四天之后，仍继续前函论曲园、太炎学脉之事。由于柳亚子在《叠韵和平伯先生兼呈长环夫人五月二日作》诗中自注引好友齐燕铭之说，称俞、章、吴三家的学术成就与思想境界，非刘师培、黄侃所能比^①，俞氏对此也有所评述。信中所涉及的鲁、吴，分别指章门弟子鲁迅、吴承仕，所谓“余杭门下龙象”一说，应是就两人继承章太炎革命精神而言。黄侃早年力倡革命，晚年致力于学术，稍疏离政治，但较之刘师培献“弭乱之策十条”，又入端方幕府，确实胜之甚多。

八

亚子先生左右：

日前承在名园招饮，湖山清宴，雅荷无量。归来又羁俗冗，致失笺候。前者呈阅之章、戴、孙三君手札，务乞宽赐题跋，拜托拜托。若已题就，盼即妥交叶圣陶兄，尤为感纫。余容他日晤谈，不一，匆上，敬敏双安。

后学俞平伯顿首。六月二日。

按，由于柳亚子在和诗、书信中屡屡谈及俞曲园，俞平伯即以家藏戴望、孙诒让、章太炎致俞樾手札请柳氏题跋。柳亚子于是作《平伯先生长环夫人出所藏余杭师暨戴子高孙仲容两先生上曲园翁笺札册页见示属为题诗敬赋》^②五首，从诗中自注可知，柳亚子十七岁时，在上海爱国学社读书期间，曾师从章太炎，并与好友集资印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等。就师承关系而言，柳氏为俞曲园再传弟子，至此也就能理解他何以会和俞平伯如此熟络。据柳氏《北行日记》载，1949年5月23日“晨起，为平伯题浙江三经师致曲园翁手札册页，成诗五首之多，颇得意”^③，说的就是此事。

①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诗集》第八辑，第1583页。

②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诗集》第八辑，第1620-1622页。

③《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369页。

九

亚子先生座右：

前承赐题敝藏三经师手札，迄昨午始于圣兄案头得拜读尊咏五章，感荷之至。唯多奖饰之词，愧未胜耳。于跋语结尾，并谂前日欣逢丈揽揆之辰，失于趋祝，殊为愧歉。近日天暑，诸维道履珍重，不宣。

后学俞平伯顿首。三十八年六月廿二日。

按，柳亚子在为三经师手札题完诗后，并未立刻将手札归还俞家，而是将题诗在朋友间传阅，所以俞平伯会在叶圣陶书桌上看到柳氏的题诗。据前一通书札知，求题十天后，俞平伯曾询柳氏题跋完成与否？又经过近二十天之后，柳亚子才将三经师手札册页转请叶圣陶交还俞平伯。俞氏收到三经师手札后，特作此函致谢。

十

亚老赐鉴：

日前承辱临致奠，感叩。暴春霆来信误作元君。其人近不在都，在石庄待分配工作，有物件寄存敝处，他若来时，自当嘱其趋前商印大著也。渠之《林屋山民送米图》亦盼椽笔赐题也。匆复，敬颂双安。

后学平伯顿首。十一、廿二，在苦。

按，此最后一通之写作时间，距第九通已时隔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两人应仍有书信往来，不知现存何处。从内容看，此函是俞平伯为答谢柳亚子亲临吊其父丧而作。据《俞平伯年谱》所载，其父俞陛云去世于1950年10月12日，则此信应作于同年11月22日。结合前几封信内容可知，当时俞平伯曾有意请柳亚子为暴春霆的《送米图》题诗。据暴氏所作《我的祖父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图》^①一文知，俞平伯在暴氏向北平名流征求题咏过程中，曾居中为之介绍，至于影印赠送亦由俞氏所建议。暴氏文中对俞樾、俞陛云、俞平伯和《送米图》的渊源详加记述，俱可见两者关系之密切。暴春霆因系傅作义部下，政治运动初起时，便将《送米图》及诸家题咏原件焚去，至于柳亚子是否曾作题咏，因《送米图》原件被毁，今已不得而知。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博物馆

^①河南安阳文史资料委员会、滑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暴方子事迹题咏集》，1997年，第281-296页。